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池北偶談 第九卷 談獻五

◎魯仲連 新城東北錦秋湖上，有魯仲連陂，傳為魯仲連所居。按《前書》，《魯仲連子》十四篇在儒家。

◎轅固

新城有地名牛固，相傳轅固故里也，未知所據。《前書·藝文志》：《齊后氏故》二十卷，《齊孫氏故》二十（七）卷，《齊雜記》十八卷。轅固齊人，說詩，獨不見於班史。史但云：「魯申公為《詩》訓故，而齊轅固、燕韓生皆為之傳。或取《春秋》，採雜說，咸非其本義」云。

◎李■

種放賜告西歸，有一高士隱居三世，以野蕪一盤、詩一章贈放，云：「接得山人號舍人，朱衣前引到蓬門；莫嫌野蕪無多味，我是三迫處士孫。」《宋史》列放《隱逸傳》中，予嘗非之，若此君差無愧耳。近■李■兩經徵聘，不出，有古人之風。■以理學倡導關中。

◎劉念臺先生

劉念臺先生居常敝帷穿榻，瓦灶破釜，士大夫飾輿騎而來者，多毀衣以入；偶服紫花布衣，士大夫從而效之，布價頓高。會稽令趙士諤問疾至榻前，見其單陋，出而歎曰：「豈意今日得睹管幼安！」萬曆丁巳京察，韓濬、劉廷元尋怨東林，士諤時為考功，爭之曰：「劉大行之清修，人所不堪，此諤所親見者。」乃止。給事中徐鑾使浙，渡江來見，先生辭之，鑾曰：「昔人不得見劉元城，以為如過涸洲不得見大聖。耀如徒返，何顏見鄉之父老乎？」先生乃見之。其為世所企慕如此。黃少詹石齋祭告禹陵事竣，謁先生，及門者三，先生不見，曰：「際此亂朝，豈大臣徜徉山水之日？」石齋聞之即行。

海寧吳志節公麟徵初第時，常夢至一古寺，有角巾而書碑者，所書乃文信國零丁洋詩。問之旁人，曰：「山陰劉宗周也。」後二公先後殉國。

◎沈文端公

商丘沈文端公（鯉）家居生日，族人上壽。時明神宗遣使存問。從弟某私語公曰：「兄位宰相，蒙恩存問；而群從子姓，濟濟如此，可謂盛矣！」公愀然久之，曰：「弟以為盛，吾方憂其衰耳。」弟愕然問故，公曰：「吾鄉宋立庵太宰（纘），家法可敬，彼方當貴盛，吾家不及也。頃立庵生日，吾預其家宴，座中子弟數十人，不聞飲啖聲。昨吾生日，見諸子弟飲啖，不顧長者，家法如此，是以知其衰也。」後沈再傳，遂不振。而宋莊敏公從孫文康公（權），位宰相，文康長子中丞（榮），今為江蘇巡撫。

◎商丘三張

張■，字於東，崇禎庚午舉人，潛心伊雒之學，不言而躬行。甲申後，居一土室，不入城市。時為五言詩學陶靖節，書學顏平原。守令欲一見不可得。今七十餘尚在。其兄某，少慕神仙，棄家訪道，五十年不歸。弟翻，字大羽，■面修髯，狀貌奇偉，個儻通輕俠。一旦渡江走大雄，■發為沙門，獨留其髯，數年，刻期端坐而逝。

◎常給事

常若柱，山西人。順治丁亥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給事中。居京邸，惟孺人及一老僕供給使，貧不能具■粥。居諫職數日，上疏劾闖賊偽相牛金星當明正典刑，以雪普天之恨。坐禡，即日賃一車，夫婦共坐出國門，老僕步從。行路皆歎息。

◎李忠定公

《世史正綱》於李忠定公歿，書觀文殿大學士隴西公李綱卒；於張濬則不書。又引何彥澄家藏朱晦翁墨跡一帖云：「十年前率爾記張魏公行實，當時只據渠家文字草成。後見他書所記多不同，常以為恨。」揭■斯云：「宋之不能中興，由張濬之逐李綱、殺曲端，引秦檜殺岳飛也。」《中興宋鑒》云：「張魏公有不可解者二：力攻李忠定，而寧與汪、黃同朝，維揚之變，國危矣，曾微一言聲時相之咎，一不可曉也；力引奸檜，使至得政，而寧與趙忠簡語不相下，二不可曉也。」《中興大事記》云：「使濬移其攻忠定之筆而攻汪、黃，豈不快公議哉！濬徒以有子南軒，至今稱為正人，無識者至比之武侯，謬矣。」江右鄧左之（履中）著《張濬不當從祀辯》，語載前卷中。

◎秦檜復諡

宋寧宗嘉泰四年，追封岳飛為鄂王；開禧二年，追奪秦檜爵，諡謬醜。此天下萬世公議。然實韓侂胄欲用兵，而先有此舉也。乃邊釁既開，又誅侂胄以媚敵，遂復秦檜爵諡，則諱矣。

◎王東臯逸事

王東臯（伯勉）長文選時，內大臣某嘗奉世祖皇帝旨，逮工部侍郎張某至部，以旨示滿洲尚書韓代。尚書以無漢字，召公至，屬書之。公難之曰：「以譯字命郎中，出上意耶？某不敢不書；大臣意耶？某腕雖斷，不敢書也。」二公皆歎服其有執。公嘗宿部，休沐甚少，而選部章奏甚煩，五鼓啟事，視他司為多。一羊裘著之十餘年，毛盡脫，滿洲同官聚謀曰：「王長官一寒至此，奈何？」釀金製狐裘一、貂帽一，持遺公。公不受，曰：「伯勉生平不受人一錢，何敢拜公等賜。」同官公言於塚宰，塚宰力勸，始受。公改御史內升，時都御史以兩淮鹽法蔽，欲舉公往。公力謝不可，曰：「內升借補之員，例不奉差；今必以此事相付，從前弊竇，不敢欺隱，以負主上。」遂止。

◎癖

阮遙集有屐癖，祖約有錢癖，初不辨得失。後客詣約，有財物摒擋未了，見客至，便傾身障蔽。詣阮，阮方吹火蠟屐，歎曰：「未知此生當著幾兩屐。」神色閒暢。於是勝負始判。阮公高流，何至與錢奴較優劣耶？和長輿亦有錢癖，當時與杜元凱、王武子輩亞稱。典午人不顧名教，流弊至此。

◎孫文定戒子

益都孫文定公（廷鈺）服官居鄉，恂恂廉慎。其子寶侗，有高才，侍公京邸，每鄉試，必遣歸家，戒不得入京闈。嘗曰：「吾為大臣，汝又薄有文譽，使或以一第相囑，為結納之階，平生廉隅掃地矣。」寶侗至今尚為諸生。文定此一節，真有唐質肅、王忠

肅二公之風。

◎楊國忠

天寶九載，楊國忠請復張易之兄弟官爵，陸務觀詩「何至詔書褒五郎」是也。此與宋復秦檜謚、明英宗立王振廟同。

◎成相國二世厚德

大名成文穆公（基命）大拜後，改作居第，購得民居，有樹貞節坊者，令勿毀，其第遂低一隅。其子青壇相國（克鞏）大拜後，修家廟，地為前明陳鴻臚之室，有少卿坊適當辟門之衝，當毀。其後人式微，召而告之曰：「吾亦故家也，忝居相位，詎忍壞故家之綽楔。」遂改辟門。其屋當改造，坊久而欹，賴屋以支；修屋則坊圯，乃並其坊新之。人稱其兩世厚德云。

◎翰林建言

康熙問，翰林建言者四人：始則孝感熊相國（賜履），以論時政闕失得薄譴，上親政，擢學士，不三年，遂大拜。繼則廬陵張學士乾臣（貞生），諫差滿洲大臣巡方，鑄二級去，後詔以原官起用，辭不至，再召至京，卒於位。又海陵陳編修雁群（志紀），上書論督撫大吏貪污，又勸上用威刑。上親鞫，遣戍寧古塔，連及臺省數人。又猗氏衛檢討爾錫（既齊），上書條列時政，上御乾清門，奏對，不稱旨，既而衛以祖母喪歸。歸六年，復至京，奉旨調外補霸州判。二十六年，以原官起用。二十七年，特旨升山東布政使。然四君子人品各有不同，熊受特達之知，固不必言。張居王山，與木石為伍，讀書刻苦，一介不以取與。衛教授汾西，在姑射山中，雖長吏罕睹其面，皆非陳所及也。

◎韋蘇州

韋蘇州，史失為立傳；宋沈明遠始補傳其生平端末，終亦未詳。集中有逢楊開府一篇，「少事武皇帝，亡賴恃恩私」云云。後人遂疑為三衛，而《韻語陽秋》因附會以為侍韋后宗族云云。嚙語武斷可笑，腐儒之見乃如此。

◎葉忠節

葉映榴，字丙霞，江南上海縣人。順治辛丑進士，由庶吉士改部曹，出視陝西學政，稍遷湖北督糧參議。戊辰，武昌兵變，從容拜疏，公服自剄死。奉旨褒嘉，特贈工部侍郎。己巳，上南巡，其子葉敷迎駕。上諭禮部等衙門：「嘗楚省兵嘩之際，葉映榴盡節捐軀，朕心深切憫悼，特詔所司優贈亞卿，兼予恤蔭。今巡行江南，見其子葉敷迎伏道旁，彌增軫惻！忠節之臣，應特與諡，以彰異數。爾等會議具奏。」部覆特□□□□諡忠節。丙霞，故刑部侍郎有聲子，弱不勝衣。在部曹與予為文章之交，嘗以虔州圍城中詩二百餘篇屬予序論，竟未及報。乃甫脫賴圍，復遭楚難，疾風勁草，大節凜然。贈官易名，迴出令甲之外，死不朽矣。

◎姚平仲

《老學叢談》載陸務觀姚將軍、趙宗印二詩，惜不得姚名字。今《渭南文集》有姚平仲傳，庶齋豈未睹之耶。

◎郭希顏邪說

明嘉靖中，中允郭希顏以謫外家居，上疏建儲，嬰世宗之怒，傳首九邊。後人憐其罪酷，有為請諡者；又或入其疏於名臣奏議中，可笑。按希顏此疏，本以遷謫，妄有覬覦，固不必言。其在詞林，見議禮諸臣驟貴，又見相嵩以議興獻王■廟稱宗得大拜。希顏遂建言，欲黜孝宗、武宗二廟，不與九廟之數；而以興獻上接憲宗，公論惡之，遂以計典罷斥。其人穿窬之不若，而論者不察，猶廁諸直諫之列，何哉？黃毅庵宗伯（汝良）《野紀■蒙搜》備詳其事，且謂二祖列宗之靈，實褫其魄。此萬世公論，論世者之所當知。

◎邊尚書

弘治末，孝宗上賓。予郡邊尚書華泉（貢）為兵科給事中，疏劾太監張瑜、太醫劉泰、高廷誤用御藥，逮瑜等下獄。大理卿楊守隨謂同讞諸臣曰：「君父之事，誤與故同；例以《春秋》許世子之律，不宜輕宥。」此事與泰昌時孫文介（慎行）論紅丸事相類。尚書工詩博雅，為弘正間四杰之一，世但知其文章，而不知其豐裁如此。又先生仲子習，字仲學，頗能詩。其佳句云「野風欲落帽，林雨忽沾衣」。又「薄暑不成雨，夕陽開晚晴」。而老鯨貧窶，至不能給朝夕以死，則先生清節可知也。

◎王文成

王文成公為明第一流人物，立德、立功、立言皆踞絕頂。康熙中，開明史館，秉筆者皆■太甚，亡友葉文敏（方藹）時為總裁，予與之辯論，反覆至於再四。二十二年四月，上宣諭湯侍讀荆峴（斌），令進所著詩文，且蒙召對。中有《王守仁論》一篇，上閱之，問湯意云何？湯因對以守仁致良知之說，與朱子不相刺謬，且言守仁直節豐功，不獨理學。上首肯曰：「朕意亦如此。」睿鑒公明，遠出流俗之外，史館從此其有定論乎！

◎仁宗徽宗

元臣■曰：「宋徽宗諸事皆能，獨不能為君耳。」《灸■果錄》記周正夫曰：「仁宗皇帝百事不會，只會做官家。」此語在■之前，可謂絕對。

◎蘇叔黨大節

宋人議蘇過叔黨附梁師成，師成妻死，為服總麻云云，顧略其大節。元袁伯長《清容集》有跋叔黨竹石牧牛圖云：「小坡竹石，綽有父風，後■定武，罵賊不屈，死之。其氣節不墜，光於前人矣。」事詳《揮塵錄》。劉後村跋小米畫云：「叔黨之才，百倍元暉，元暉至侍從，叔黨死小官，命也夫！」《揮塵錄》又載叔黨，政和中，召入禁中畫窠石，而終不遇。

◎武陵起復

予嘗謂楊武陵奪情事，後人論之過刻。聞之山長教授（岱）云，其父客嚴首升、周聖楷輩，為武陵所抑，遂騰謗書。又當時與黃石齋先生矛盾，故論者多少之耳。予按《禮·曾子問》云：「子夏問曰，三年之喪，金革之事無避也者，非與？子曰：吾聞諸老聃曰：昔者，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。」注曰：「魯有徐戎作難，喪卒哭而征之。」《公羊傳》，閔子要經以赴公難，退而致位，以究私恩。《春秋》亦紀晉襄公墨■之事。漢唐以來，遂有起復之禮。《能改齋漫錄》云：「前漢翟方進喪，既葬，二十六日除服，起視事。後漢桓焉為太子太傅，以母憂自乞，聽以大夫行喪；逾年，賜牛酒奪服。」宋王性之《默記》云：「本朝不獨宰相，即百執事，皆起復，惟富鄭公以太平而辭。儒臣如楊大年、王元之、晏元獻，皆未持服。富公之後，如陳升之亦百日起復。此蓋朝廷體貌，況在兵革之際。」云云。按已上諸公，非盡有金革之事，若武陵則金革之事也。顧論者不責彼而責此，何歟？又考明初名臣，亦多起復，至羅一峰論李文達後，此風始息。奪情固非美事，然南陽以一峰，武陵以石齋，獨受惡名，則不幸也。

聖楷，字伯孔，湘潭人。有才名，後為獻賊偽常德知府，發掘楊相祖墓最慘，卒為獻賊所殺。

◎真諦

《樂郊私語》載，楊璉真伽至海鹽州，寓城北德藏寺，欲發掘陸左丞、朱提舉妻女之墓，寺僧真諦聞之，怒形於色。楊五更肩輿擁眾出，真諦忽起，抽韋馱杵奮擊，從者數百人不能拒。人見真諦於眾中超躍，每逾尋丈，捷如鷹隼，楊大懼遁去。後二年，真諦行腳峨眉，不知所終。此僧殊快人意，但恨不在賊髮發諸帝陵寢時耳。

◎浙江人物

《西園雜記》論兩浙人物，劉文成為謀臣之首，宋文憲為文臣之首，方正學為忠臣之首，於忠肅為功臣之首。宸濠之變，孫忠烈首輸忠死節，王文成首倡義戡亂，此皆躋也。獨謂世宗之初，張羅峰首建議以成大禮，此所謂詔不足，狗尾續者耶。

◎兩薛居正

五代宋初有兩薛居正。其一錢唐人，仕吳越武肅王，官太尉，卒諡貞顯。

◎神魚井

何騰蛟，字雲從，明末以都御史撫楚。其先山陰人，戍貴州黎平衛，遂為黎平人。所居有神魚井，素無魚，騰蛟生，魚忽滿井，五色巨鱗，大者至尺餘，居人異之。後騰蛟盡節死，井忽無魚。

◎野紀■蒙搜

黃毅庵尚書（汝良）作《野紀■蒙搜》，明二百餘年間大事稍備，其持論頗正。然不可解者二事：其一謂李西涯與劉文靖、謝文正為三仁；其一嘉靖初大禮議，主張、桂輩而詆楊文忠也。

◎吳康齋李文達

世論吳康齋太刻，《野紀■蒙搜》云：「與弼以布衣老儒，一旦授五品侍從，人皆詫為殊榮，寧復過望。蓋與弼之聘，薦自石亨，亨小人，後來敗露，輿論推求，能無為盛德之累？如蔡邕受知董卓，遂喪生平，故不受耳。與弼好遁不污，見險能止，見地優於楊時多矣。」此論甚公。《■蒙搜》又云：「王文格評李文達云：『國朝三楊後，得君最久者，無如李賢，亦能展布才猷，然當時亦以賄聞。』」云云。文達相業，視三楊有過無不及。後王亦入閣，相業如何？勿亦不自見其睫乎？」頃見施愚山（閩章）在史館作《文達列傳》，頗致微詞，不敢謂然。施或未睹毅庵此論耳。

◎司空表聖

史謂司空表聖躁於進取，前人辨之屢矣。考《一鳴集》有《答孫■書》，益證史官之妄。書略云：「古之山林者，必能簡於情累，而後可久。今吾少也，忿然不能自勝於胸中，乃不誠於退者，然亦窮而不搖，辱而不進者，蓋自審已熟，雖進亦不足救時耳。彼一飯之罄，或請濟於其鄰，雖童子不可以空器給之也。矧當艱否之運，吾君吾相，方以爵秩來天下之賢，將與之共拯，其可沽虛而白售耶？」又云：「愚雖不佞，為士大夫獨任其恥者久矣，其可老而冒之耶？韓吏部激李桂州之必行，責楊道州無勇，雖致二賢，適自困，亦何救於大患哉？」觀此書，躁進者肯為此語否？史之妄，不辨可知。

◎峴山幢宋人題名

襄陽峴山羊公祠，有石幢一枚，凡六面，高六尺，每面闊九寸，有蓋有座。一面直書，下第一行刻「使帖襄陽縣」；第二行刻「准慶歷七年十一月六日，中書札子，襄州奏當州城南五里，有峴山一所，上有古祠碑，又有晉太傅」；（已下俱磨滅，僅存聖旨字）末行上存「帖到速採石」，大字書刻上件。其四面界作六層，刻詩，下題名。又一面大書題名。又幢一，臥峴山上，其文可辨者十三字，曰：「石於山巔，播清芬而不已」，餘盡漫漶。末云：「開國男張九齡撰。」

前一幢詩可辨者三首。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知襄州事王洙七言古詩云：「襄陽南出大路奔，小山曰峴名特尊。山形卑墮不峻極，屹若巨首臨江■。大山半宮不成霍，絕水關左非為■。■且巔■戴危石，箕踞曼衍羅芳蓀。漢流長驚濱其足，東望■爾迤皆平原。棧頭下瞰■集，蔡洲近眺田園蕃。何物茲山匪秀出，得使今古聞聽喧。自昔羊公好登覽，山名直為賢者存。鹿門望楚鎮區境，鳳林冠蓋延山樊。丹岩翠壁互幽勝，日月虧蔽煙嵐屯。公胡遺彼而樂此？談者未始聊診論。吾謂聖達竟超豁，高覽便欲周乾坤。孔登泰山小天下，阮升廣武■豎（缺一字）。會稽探穴禹書出，之罘望海雲濤翻。此中風景亦虛遠，極目見盡江山源。東吳未定勞機策，置酒嘯詠舒勞煩。數顧溫甫恤躬後，誓將百歲游精魂。對公盛德與山永，正唯湛輩如公言。今茲去公僅千載，凜然英氣猶軒軒。我來追古一長息，舊跡廢毀成悲吞。民豪佔山童其木，嘉植不得容本根。利取薪蘇積■崇，粥之陶航供燒燔。羊公無廟忽不祀，但縱淫鬼歆牲芻。中亭有碑即墮淚，至今觀者懷仁恩。於民何誅不足問，非民忘德由官■昏。下教里邑復祠宇，敘諸祭典濟之元。思仁愛樹恭所芟，禁止樵伐修■需垣。且欲王命得守固，謚言狀事馳九閭。書聞天子（缺一字）報可，金石款刻垂後昆（缺五字）。遺愛，勸爾風化常（缺二字）。」給事中知蔡州事吳育絕句：「羊公千載得清吟，芳跡雖遙契昔心。更與峴山為故事，凜然風格照來今。」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光化軍事李宗易律詩：「叔子祠荒歲已深，異時賢守重登臨。峴山岑寂瞻風概，漢水靈長想德音。奉詔始聞新締葺，有知那復歎湮沉。又刊翠琰留南夏，先後功名照古今。」其端明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李淑諸人詩，皆缺。已上每面十一行十二字。名字可辨者范仲淹、李淑、吳育、劉敞、李宗易、張去惑、孫抗、韋不伐、李康伯、賈黯、裴昱、馬雲、黃通、連庠。

又宋人飲餞題名甚多，知名者張唐英、趙德麟、魏道輔、岑岩起、李方叔。已上凡七則。大者方員徑寸，小者殺其半，字畫端勁，非俗書也。

予以康熙壬子過襄陽，徘徊祠下，未及摹拓，止錄諸公題名。予門人淮陰張力臣（■召），有嗜古之癖，辛亥過襄，曾有拓本，頃索之略錄如右。

◎蘇汝霖陳光龍

廣西孫延齡、馬雄之亂，死節者：前則巡撫馬公雄鎮、富川知縣劉公欽鄰，後則巡撫將軍傅公弘烈。又有間關賊中，百折不回，乃心王室，如提學道僉事蘇公汝霖、平樂縣知縣陳公光龍，亦疾風勁草也。蘇棄家逃至肇慶，軍前題補布政使，部議以品級太懸不允，蘇尋死於粵。然軍前題補品級相懸者，不可勝計，如胡一璉以僉事題補布政使是也。獨蘇格於部議，可歎！陳僅題授梧州府同知，尋以病請；一妾鄧氏，一子粵郎，皆死於■■中。讀其與袁太常書，甚可悲也。蘇，字鶴洲，石埭人，王辰進士。陳，黃陂人，舉人。

◎王秋澄

王秋澄先生(教)，萬曆中，官吏部文選郎中，力持公法，政府權■，無所措手。繼者為顧涇陽、孟雲浦、馮思多(生虞)，皆效之，遂相繼黜逐。伍袁萃《林居漫錄》云。然又嘗薦起鄒忠介、趙忠毅諸公，為正人所倚。先生，吾鄉淄川人也。

◎王邦直

王邦直，字子魚，又字東溟，即墨人。以歲貢官鹽山丞，上疏罷歸。殫精聲律之學，聚書千卷，坐臥一小閣二十年，成《律呂正聲》六十卷。其說謂君聲最清，管以三寸九分，本《呂氏春秋》，其數配之，揚子雲《太玄》，縷析比合，而以諸家九寸之說為非是。萬曆甲午，詔修國史，翰林周公如砥上其書史館，深為大學士南充陳公所歎賞。周公云：「班固《律歷志》載即墨徐萬且氏治太初歷第一。而子魚追配之於千載之後，其外孫黃御史宗昌序刻之。」康熙十八年，予在明史館，亦上其書。

◎楊襄毅

蒲州東門外，有兩阜蜿蜒，形家相傳，以為貴地。楊襄毅公(博)為吏部尚書時，命堪輿擇吉壤，得此地以告。公曰：「此關闔郡文章科第，我曷為私之？」即於其地建文昌祠，人皆服公厚德不可及。後公長子俊民，官至戶部尚書；第四子俊卿，官錦衣；餘三子皆官監司。俊卿子元祥，元祥子世芳，皆官詹翰。世以為公厚德之報云。元祥未弱冠，登第入翰林，早死，母哭之慟，一夕見夢曰：「母勿過傷，兒當復來。」未幾生遺腹子，即世芳也。未弱冠，亦登第，入翰林，母猶及見之。吳天章雲說。

◎大椿堂

蒲州有大椿堂，為楊襄毅(博)、王襄毅(崇古)、張文毅(四維)三公讀書之所。其後三公相繼登進士第：一大拜，一至吏書，一至兵書。張，即王之甥也。山西至今傳為盛事。

◎黃詩

黃先生端伯，江西人，精禪理。少時，見其《瑤光閣集》一卷，皆宗門語。乙酉，以給事中殉節金陵，將授命，有報恩寺僧一輪趨過，黃呼令代書一絕云：「對面絕思量，獨露金剛王。若問安身處？刀兵是道場。」書畢，從容就義死。此詩載《甲乙事案》。

◎兩蕭后

遼聖、道二宗，享國皆最久，皆有宮闈之變。聖宗仁德皇后，善琵琶法。天后稱斤誣其與琵琶工燕文顯、李文福通，投書聖宗寢帳。聖宗不之信，其後竟為斤所殺。道宗宣懿皇后工詩，尤善琵琶。耶律乙辛誣其與伶官趙惟一通，構死。才藝足為婦德之累，況可耽音樂乎？仁德事載《契丹國志》，《遼史》本傳不載。宣懿事詳《焚椒錄》。

◎王若之

王若之，字湘客，益都人。明南京戶部尚書基塚孫。為人瀟灑疏誕，有晉人風致。工尺牘，好彈琴，善五言詩，嘗刻《尺牘五言》四卷。以門蔭入官，仕至長蘆都轉運使。南渡，官金陵。大兵渡江，若之轉徙，寓姑孰佛寺，以書畫鼎彝古金石文字自隨，車尚兼兩。洪文襄公(承疇)諭之降，不屈死。王所寶古琴名桐笙，今尚在其家。

◎徐鉉

南唐以徐鉉使北，請緩師。後主曰：「卿行，當止上江救兵，勿令東下。」鉉對曰：「今社稷所賴，惟此救兵，何可輒止？臣此行未必能紓國難，但置之度外耳。」此不惟純臣之誼，亦識事機。後金人圍汴京，唐恪、耿南仲輩專主和議，止各道勤王兵，遂致二帝北狩之禍，非鉉之罪人乎？

◎李師中

蘇明允預識荊舒之奸，人皆服其先見。同時李待制師中，因邸吏報包希仁參政，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。師中曰：「包公無能為。今鄞令王安石者，眼多白，甚似王敦，他日亂天下，必此人。」明允擬之王夷甫、盧杞，師中擬之王敦，其識不相上下，皆不減張安道、呂獻可。今人但知老泉，何也？

◎馬■

馬■，字■御，一字宛斯，濟南鄒平人。順治己亥進士，仕為淮安推官，終靈壁令。生而清羸，博雅嗜古，尤精《春秋》左氏學。撰《辨例》三卷，《圖表》一卷，《隨筆》一卷，《名氏譜》一卷。又著《繹史》，凡分五部：一曰太古(三皇五帝，計十篇)。二曰三代(夏、商、西周，計二十篇)。三曰春秋(十二公時事，計七十篇)。四曰戰國(春秋以後至秦亡，計五十篇)。五曰外錄(紀天官、地志、名物、制度等，計十篇)。合一百六十篇，篇為一卷。始開闢原始，迄古今人表，其書最為精博。時人稱為馬三代，崑山顧亭林(炎武)尤服之。康熙癸丑歲，卒於官，靈壁人皆為制服云。

◎蕪湖烈婦

江南初入版圖時，有裨將於蕪湖掠一婦人，義不受辱，衣服上下，縫紉周密，其夫訪贖之，主將堅不許，婦悲憤投水死。至晚泊舟，舵前■有聲，則婦屍已在，次日泊舟復然，以篙逐之，俄頃復至，又次日復然，乃舁而棄之岸。月餘，此將在船頭納涼，忽大叫曰：「婦又至矣！」翻身落水而死。

◎二尹

成化間，歷城尹恭簡公(■)為小人所擠。尹直著《瑣綴錄》，尤極誹謗，其書久行於世，至有不辨二尹邪正者。一日，閱李文鳳《月山叢談》，公道較然，因錄於左方：李云「成化末，小人用事，南昌李孜省，挾左道干進，位尚書，掌通政司，托言神降，有『江西人赤心報國』之語。以太宰歷城尹公，不右江西人，乃計謀極力擠罷，而用豐城李裕代之。及薦泰和尹直入內閣，起永新劉敷長憲臺，高安黃景貳禮部，四人皆世稱寡廉鮮恥者。而新建謝一夔、安成劉宜，俱不保晚節。一夔進工部尚書，宣貳吏部，物議沸然不平。獨服■於江何公喬新，節行介特。未幾孜省誅死，直等相繼免，公論始明」云。當時謠曰：「公道不如王恕，選法不如尹■。」

◎張昭

張昭，濟南蒲臺人，忠義前衛右千戶所司吏。英宗復辟，石亨、曹吉祥等恃寵賣官，至三千餘員，昭奏之。直隸、山東大饑，復上書言六事，上皆從之。後任南昌府司獄，學士張元禎謂之曰：「君昔三疏，位卑而議論甚高，官小而事業則大。已寫入金■，令名無窮矣。」《蒲志》出庸手，恐遺此公。因讀《月山叢談》，錄之以存其人。

◎圖文襄厚德

大學士謚文襄圖海公，既定平涼，軍中論功，取諸將偏裨士卒記功牌報部；記過牌悉聚焚之，不以語人。其厚德如此。子諾敏公，今為刑部尚書，人以為陰德之報。前寶雞令高君某云，在軍前親見之。

◎鈞陽二老

一日，與客談及逆瑾時閣老劉宇、曹元、不知何許人？及考列卿年表：元，南直隸含山人；宇，則河南鈞州人，與馬端肅公同時同里。馬公勳德如泰山北斗，至今人稱鈞陽公；而宇曾不得比於蚍蜉之細。官位之不足重人如此。

◎光孝寺鐵塔文

廣州府光孝寺有鐵塔一，乃劉鋹所造。上有文曰：「大漢皇帝以大寶十年丁卯歲，敕有司烏金鑄造千佛寶塔一所，七層並相輪蓮花座，高二丈二尺。保龍□有慶，祈鳳歷無疆。萬方咸底於清平，八表永承於交泰。善資三有，福被四恩。以四月乾德節，設齋慶贊。謹記。」後列中官姓名（予《廣州遊覽小志》別詳之）。

◎三帝陵詩

『一路荒山秋草裡，行人惟拜漢文陵』。唐人詩也。『四十二年如夢覺，春風吹淚過昭陵』。宋人詩也。『祠官如可乞，長奉秦陵園。先帝侍臣空灑淚，秦陵春望已模糊。』明人詩也。文帝、仁宗、孝宗三君，德澤感人之深如此。

◎至誠

古來名臣多矣，然千百年後，讀史至諸葛忠武侯、司馬文正公之薨，輒感動流涕者，至誠為之也。

◎朱忠莊公遺疏

明中丞朱忠莊公，諱之馮，本名之裔，字德止，號勉齋，京師人。金忠潔公鉉，其妹之夫也。二公平日以理學相砥礪，後皆死甲申之變。公子丁未進士敦厚，示公殉節時遺疏及家書各一通，敬錄之。疏云：「我國家金甌全盛，不謂人心離散，財用困窮，一至於此。此臣之所為痛哭流涕也。臣力已竭，臣罪滋深。南望九叩，一死以報我皇上。念我太祖高皇帝功德高厚，我皇上憂勤獨深，曆數無疆，中興可待。唯以收人心、培節義，二者為先務而已。收人心在愛民力，愛民力在拔廉官，此《大學》所以反覆於用人理財也。我朝士氣原振，自逆■摧折，遂致廉恥風微。從來仗節死義之士，多在敢言極諫之中，此宋朝所以待士仁厚也。」云云。遺書云：「吾弟吾兒，讀書須讀經世書，占畢之學無用也。呂新吾先生《呻吟語》，不可不讀。我以死報國，此心慊然，朝聞夕死，原無二也，勿以為念。」公死時，有宣府諸生姚時中，同日自經於學宮。

◎在疚記

忠莊朱公著《在疚記》一卷，語多精詣。略載數條於左。

深山靜坐十年，使習與性離；塵世順應十年，使外與內合；為學之事，或幾化矣。

人自晝至夜，當知何所事？知者，則性命生死俱了。

鳶飛戾天，魚躍於淵，即是仕止久速。

古之人修身見於世，非誠不能，誠則貫徹顯、通天人；一世不盡見，百世必有見者。

紀綱之壞，存乎風化；氣節之壞，存乎培養；人心之壞，補偏救弊，存乎執中；約言之，存乎朝廷。

聖人之死，還之太虛。賢人即不能無物，而況眾人乎？

實變氣質，方是修身。

士憎茲多口，則何以故？曰：持介行者不遇世緣，務獨立者不協眾志；小人相仇，同類相忌，一人扇謗，百人吠聲。予嘗身試其苦者數矣。故君子觀人，則眾惡必察。自修，惟正己而不求於人。

待小人尤宜寬，乃君子之有容。不然，反欲小人容我哉！

中者不落一物，庸者不遺一物。

隨事無私，皆可盡性至命，而忠孝其大者。

平日操持，非實試之當境，決難自信。

隱惡揚善，聖人也。好善惡惡，賢人也。分別善惡無當者，庸人也。顛倒善惡以快其讒謗者，小人也。

赴大機者速斷，成大功者善藏。

同是中庸，而有君子小人之別，微矣哉！